

從復原力觀點解析單親家庭的福利服務 ——以 高 雄 市 為例

趙 善 如

壹、前 言

台灣社會的快速流動與家庭結構的明顯變遷，似乎已經是一股不可抵擋的浪潮，正逐漸席捲而來。從各種有關家庭結構現狀與統計數字不斷的變化，我們開始必須重新思維「家庭」真正的本質和意義。根據行政院主計處（2004）分析近十年家庭組織型態的資料顯示，台灣地區家庭組織型態雖然仍以核心家庭為主，但其占全體家庭總戶數之比例已經由 81 年底的 56.6%，降為 91 年底的 47.7%；而單親家庭占全體家庭總戶數的比例則呈現增加的趨勢，已從 81 年底的 6.4%增加到 91 年底的 8.1%。因此，單親家庭的比例十年增加了 1.7 個百分點。若粗略估計 91 年底台灣地區單親家庭約占總家戶的 85 萬 5 千戶左右，而 92 年底的最新統計又增加了 1 萬 6 千戶（內政部統計處，2004）。雖然，各界對單親家庭的界定不

一，也認為數字並未能反應真實的單親家庭戶數，但台灣地區單親家庭戶數日益增加之現象是毫無疑問的（彭淑華，2003）。由此可見，單親家庭已是台灣家庭結構類型中的一類。

因此，為能協助單親家庭能夠順利的維持基本的家庭運作，國內各縣市在有限的資源情況下依各縣市的需求，努力積極的規劃和推動相關的服務，如緊急生活扶助、子女津貼、母子家園、單親家庭之服務中心……等。只是，當在規劃這些單親家庭福利服務時，是以什麼樣的觀點為基礎，來評估單親家庭的需求。在過去，大都是從病理學的缺陷觀點（deficit-based perspective）尋求家庭不足之處，但在近一、二十年來，已有典範轉移的趨勢，愈來愈多的家庭研究是從健康的角度切入，尋求家庭的復原力（family resilience）（Patterson, 2002；Walsh, 2002；Ganong & Coleman, 2002）。因為，他們發現家庭復原力是一個家庭能克服家庭危機、壓力

的關鍵因素，是回復正常生活步調與軌道的能量來源。所以，在 2002 年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第 64 期的主編 Ganong 和 Colemand，在整理與分析近年來的家庭研究後即宣稱，我們可能正進入了復原力的世紀（We may be entering age of resilience）。

2002 年之後，不少的家庭研究者陸續以復原力的觀點，研究不同類型家庭的復原力內涵，企圖找到家庭復原力之內涵，以做為實務工作中協助家庭培養、發展復原力的參考架構，Greeff & Ritman（2005）以單親家庭為對象，企圖去尋找單親家庭單親家長本身的復原力特質，以及對其家庭適應的正向影響；Greeff & Human（2004）曾以喪親家庭為研究對象，找到了對家庭回復正常生活軌道的重要復原力。筆者在 2003 到 2004 年接受高雄市政府委託的「高雄市單親家庭之家庭資源研究」，以復原力觀點來探討單親家庭的復原力現況，以做為調整或修正高雄市單親家庭福利服務之參考。本文即截取此委託研究部分的研究發現，進一步分析與討論高雄市未來單親家庭相關福利服務之調整方向，期能以積極、正向的角度協助單親家庭來發現、培養與發展其家庭復原力。

貳、復原力的內涵

復原力（resilience）的概念，最初是從「堅不可摧」、「不易受傷」、「壓力因應」及「抗壓性」等概念中發展出來

（Jew, Green, & Kroger, 1999）。一開始是從個人面向出發，係指個體在經歷創傷或面對困境時，能夠很快的調整生活步調，很快的適應改變之能力或是特質（Lambie et al., 1998；Konrad & Bronson, 1997）。基本的精神是在強調個體從處理痛苦創傷的過程中，因能夠有良性的掙扎和奮鬥，可以積極感受到自己的成長，以及對生活的掌握，而非陷入失敗者的情緒，以憤怒、憂鬱、無力感來滋養其傷痛（Walsh, 1998；Schwartz, 1997）。由於，復原力具有積極、正向的人生價值，故受到相關研究者的重視與運用。

在家庭領域方面，McCubbin & McCubbin（1988）即以復原力觀點建構了家庭壓力、調整與適應的復原模式（The Resiliency Model of Family Stress, Adjustment and Adaptation, FAAR）。此復原模式最大的用意是企圖去解釋有些家庭在面對挑戰與壓力時，可以調適並且維持家庭功能的基本運作；但有些家庭面對同樣的挑戰與壓力時，則無法調適，家庭功能每況愈下，無法滿足家庭成員的生活需求。McCubbin & McCubbin（1988）認為兩者最大的差異，則是在家庭所擁有的復原力，而家庭復原力可能存在於家庭擁有的社會資源、家庭成員或家庭本身的問題解決能力與技巧。故，此復原力模式主張當家庭回應壓力時，其實是家庭的復原力在進行交互作用，包括家庭問題解決的技巧、家庭的抗壓性、家庭所擁有的社會資源、家庭凝聚力，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夠產生修復的能量，使家庭能夠回到穩定的狀

況，協助家庭成員完成人生任務（McCubbin, Thompson & McCubbin, 1996）。

為能清楚的呈現家庭復原力的內涵，McCubbin, Thompson, Han & Allen 等人（1997）曾經整理相關的研究報告結果發現，家庭復原力一般是來自：1.家庭有問題解決和溝通之能力；2.家庭角色具公平性；3.有精神信仰基礎，能對創傷找到正向、有意義的解讀；4.家庭規則具彈性，能適時調整家庭生活型態；5.願意面對逆境；6.對未來有信心與希求；7.家庭成員能夠共同努力解決眼前的問題；8.家庭有其共聚的時間與例行慣例；9.擁有來自家庭外部環境給予的社會支持；10.家庭成員有健康的生理與心理。

另外，為能呈現家庭復原力多面向以及面向之間的交互動態特質，Walsh（2002）曾以生態與發展性觀點將家庭復原力區分成 3 面向：(一)信念系統（Belief Systems），內容包括給予困境意義；正向、樂觀的觀點，相信能克服困境；具有價值性、未來性的目標和夢想；從困境學習與成長。(二)組織型態（Organizational Patterns），內容包括具有彈性，願意改變；滲透性佳，成員相互支持，尊重個體的需求；社會和經濟資源佳，可擴大親戚間的流動和社會支持，建立社區網絡。(三)溝通功能（Communication Processes），內容包括能澄清模糊不清的資訊，真理的尋求和述說；開放的情感分享，相互同理，愉悅的互動；合作的解決問題，集體共同研討，決定目標選擇策略，從經驗學

習。然而，此三面向是有優先順序，通常當一個家庭面對困境時，家庭信念系統先啟動，接下來調整家庭組織型態，最後透過清楚、開放的溝通，找到解決策略。

Greeff & Ritman（2005）曾仔細探究單親家庭之中的重要的復原力內涵。研究結果發現，家庭成員樂觀的個性、宗教和心靈信念支持、適當的情緒表達、正向的自我信念等特質，是有助於家庭適應和調節壓力。Greeff & Human（2004）在以 39 個喪親家庭的研究中則發現，家庭內部的家庭凝聚力、經濟性資源，以及家庭外部給予的支持（情緒、自尊、實質）、參加以社區為基礎的宗教或心靈性活動，能使家庭較快的適應家庭的失落。Allison 等人（2003）透過對 416 個家長的研究中發現，具有復原力的家庭有 2 個重要的特徵，即是家庭凝聚力與家庭抗壓力，特別是當家庭成員之間信念與尊重、對未來感到希望時，家庭愈能夠處理所面臨的困境。此外，Cohen 等人（2002）曾就母親的觀點來尋找家庭復原力，結果發現家庭的復原力是存在於家庭成員自我表露之表達力、家人之間可以相互支持之連結性、可以回應家人需求的家庭型態之彈性、家庭成員正向的人生觀以及人際互動中的家庭價值觀等 5 個要素。

所以，基本上家庭復原力是相當多元與豐富，並且亦可以隨著家庭的獨特性而有差異。不過，仔細探究家庭復原力的來源與屬性，可發現家庭復原力是來自 3 個層面的系統的交互作用：家庭中個別成員、家庭內部整體系統、以及家庭之外在

環境 (Patterson, 2002)。故，綜合上述，所謂的家庭復原力，應包括了(一)家庭中重要成員重要能力和特質，有生理健康情形、情緒調適、生活信念與自尊。(二)家庭內部整體系統特徵，有經濟資源、問題解決能力、家庭成員共同參與的儀式和活動、家庭凝聚力。(三)家庭外在環境給予的支持，有來自非正式與正式支持系統給予的愛、訊息、財物、服務等社會支持。

參、單親家庭現階段的復原力現況

為能瞭解高雄市單親家庭的復原力現況，透過結構式的訪談，共訪問了 516 個單親家庭之家長，即是由單一父或母與至少一位未滿 18 歲依賴子女同住所組成之家庭。在 516 個有效樣本中，男性 157 人 (30.4%)、女性 359 人 (69.6%)；平均年齡 42.2 歲，是處於生命發展的中壯年階段；教育程度則是以高中 (職) 居多，有 227 人 (44%)，其次是國小、國中，有 202 人 (39.1%)；成為單親家庭的原因，離婚者 353 人 (68.4%)、配偶死亡 154 人 (29.8%)，另外 9 人是因為未婚生

子。由於，在單親家庭中家長本身是其家庭中擔負重要家庭任務的成員，故在本研究中有關單親家庭中的家庭成員個人性之資源是以單親家長為主軸。以下就單親家庭家長之特質、家庭內部整體系統、家庭外在環境等 3 個層面來呈現高雄市單親家庭之復原力。

一、單親家庭家長之特質

單親家庭家長之特質主要是包括身體健康情形、情緒調適、生活信念與自尊。首先，在身體健康方面，有 375 人 (72.7%) 表示非常好、還好，但有 141 人 (27.3%) 表示不是很好、非常不好。其次，在情緒調適方面，約 8 成以上者皆已盡量減低情緒對個人造成的負面影響，能以幽默和樂觀的態度來面對問題，但是有 160 人 (31%) 是無法向他人分享內心心情。另外，生活信念與自尊方面，有 9 成以上者是有勇氣面對自己是單親者，願意學習解決生活問題的技巧，並從生活中學習；惟約有 2 到 3 成者對自己不具信心、不清楚自己未來的生活目標 (詳細資料請見表 1、表 2)。

表 1 研究樣本情緒調適之次數分配表

問項 \ 人數 (%)	非常同意	同 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非常同意與 同意累加	* 排 名
能以幽默的眼光看待事情	75(14.5)	345(66.9)	85(16.5)	11(2.1)	420(81.4)	4
能以樂觀的態度面對問題	103(20.0)	347(67.2)	53(10.3)	13(2.5)	450(87.2)	2
能向他人分享您的內心心情	72(14.0)	284(55.0)	125(24.2)	35(6.8)	356(69.0)	5
有自己紓解情緒的方法	90(17.4)	354(68.6)	60(11.6)	12(2.3)	444(86.0)	3
能減低情緒對您造成的負面影響	93(18.0)	364(70.5)	50(9.7)	9(1.7)	457(88.5)	1

(*註：合併 “非常同意”與 “同意”2 個選項之次數、百分比，並且依高低排序)

表 2 研究樣本生活信念與自尊感受之次數分配表

問項 \ 人數 (%)	非常同意	同 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非常同意與 同意累加	* 排名
能夠從不同的角度看待一件事情	99(19.2)	368(71.3)	39(7.6)	10(1.9)	467(90.5)	4
能樂觀的面對自己的挫折	95(18.4)	356(69.0)	52(10.1)	13(2.5)	451(87.4)	
對自己充滿信心	88(17.1)	308(59.7)	97(18.8)	23(4.5)	396(76.8)	
清楚自己未來的生活目標	85(16.5)	287(55.6)	122(23.6)	22(4.3)	372(72.1)	
具有向新環境挑戰的能力	87(16.9)	313(60.7)	99(19.2)	17(3.3)	400(77.6)	
具有克服壓力的能力	79(15.3)	379(73.4)	42(8.1)	16(3.1)	458(88.7)	
不輕易向他人開口請求協助	104(20.2)	310(60.1)	77(14.9)	25(4.8)	414(80.3)	
願意學習解決生活問題的技巧	111(21.5)	381(73.8)	20(3.9)	4(0.8)	492(95.3)	2
能往好的方面來判斷事情	110(21.3)	357(69.2)	40(7.8)	9(1.7)	467(90.5)	4
有勇氣面對自己單親的生活	140(27.1)	354(68.6)	16(3.1)	6(1.2)	494(95.7)	1
能從成為單親的事實中學習成長	142(27.5)	349(67.6)	18(3.5)	7(1.4)	491(95.1)	3

(* 註：合併 “非常同意”與 “同意”2 個選項之次數、百分比，並且依高低排序)

二、家庭內部整體系統

家庭內部整體系統包括了家中的經濟資源、問題解決能力、共同參與之活動、家庭凝聚力。首先在經濟資源方面，平均每月的家庭收入是 29,448.18 元，現在居住房子的所有權有 221 人 (42.8%) 是自己所有；有固定儲蓄者 130 人 (25.2%)，沒有儲蓄者是 386 人 (74.8%)，主要原因是開銷大於收入，剛好夠用、或是家中有負債。因此，在此情況下，不見得每一個研究樣本家中的收

入能夠百分之百的滿足家中的花費，尤其是在子女的補習費、課後安親、家庭休閒活動。在問題解決能力方面，有較高比例之研究樣本非常同意或同意自己是有足夠心力 (89.3%)、能力 (87.8%)、時間 (86.4%) 來處理自己的問題；相較之下，則是較低比例之研究樣本非常同意或同意是有能力 (69.4%)、時間 (72.5%) 來處理子女成長過程的需求，以及有時間 (70.3%) 來瞭解子女的生活狀況 (詳細資料請見表 3、表 4、表 5)。

表 3 研究樣本家庭內部系統經濟資本之次數分配表

變 項	人 數 (%)	變 項	人 數 (%)
家庭收入 (元/月)	$\bar{x} = 29,448.18$	家中有無固定儲蓄	
9,999 元暨 9,999 元以下	57(11.4)	沒有	386(74.8)
10,000 元至 19,999 元	120(24.0)	有 (家中儲蓄: $\bar{x} = 12,260.68$ 元/月)	130(25.2)
20,000 元至 29,999 元	145(28.9)	沒固定儲蓄原因 (n=386; 複選)	

變 項	人數 (%)	變 項	人數 (%)
30,000 元暨 30,000 元以上	179(35.7)	沒有工作收入	73(18.9)
現在居住房子的所有權		開銷大於收入	196(50.8)
自有 (含自己和子女)	221(42.8)	剛好夠用	123(31.9)
自己爸媽的	73(14.1)	家中依賴人口過多	38(9.8)
公婆或丈人、丈母娘的	12(2.3)	負債	103(26.7)
向他人借住 (免租金)	51(9.9)	其他	3(0.8)
租住	159(30.8)		

表 4 研究樣本家庭內部系統感受性經濟資本之次數分配表

問項 \ 人數 (%)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沒有此項花費	非常同意與同意累加	* 排名
有足夠收入維持食物花費	58(11.2)	300(58.1)	122(23.6)	36(7.0)	0(0.0)	358(69.3)	3
有足夠收入維持衣物花費	45(8.7)	300(58.1)	126(24.4)	40(7.8)	5(1.0)	345(67.5)	5
有足夠收入維持居住花費	58(11.2)	292(56.6)	128(24.8)	33(6.4)	5(1.0)	350(68.5)	4
有足夠收入維持交通花費	52(10.1)	351(68.0)	85(16.5)	27(5.2)	1(0.2)	403(78.3)	1
有足夠收入維持娛樂花費	32(6.2)	171(33.1)	190(36.8)	71(13.8)	52(10.1)	203(43.8)	7
有足夠收入維持醫療	58(11.2)	316(61.2)	101(19.6)	37(7.2)	4(0.8)	374(73.0)	2
有足夠收入維持子女的學校學費	43(8.3)	261(50.6)	142(27.5)	61(11.8)	9(1.7)	304(60.0)	6
有足夠收入維持子女課後安親花費	19(3.7)	77(14.9)	118(22.9)	57(11.0)	245(47.5)	96(35.4)	8
有足夠收入維持子女補習花費	24(4.7)	84(16.3)	164(31.8)	91(17.6)	153(29.7)	108(29.8)	9

(註 1：*合併“非常同意”與“同意”2 個選項人數，並且除以 516 位研究樣本扣掉沒有此項花費人數之百分比，並且依高低排序，以衣物花費而言， $345 \div (516 - 5) = 67.5\%$ 。)

表 5 研究樣本家庭內部問題解決能力之次數分配表

問項 \ 人數 (%)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非常同意與 同意累加	* 排名
有足夠能力瞭解子女的生活狀況	83(16.1)	316(61.2)	98(19.0)	19(3.7)	399(77.3)	9
有足夠時間瞭解子女的生活狀況	74(14.3)	289(56.0)	135(26.2)	18(3.5)	363(70.3)	
有足夠心力瞭解子女的生活狀況	83(16.1)	338(65.5)	81(15.7)	14(2.7)	421(81.6)	6
有足夠能力處理子女成長過程中的需求	54(10.5)	304(58.9)	132(25.6)	26(5.0)	358(69.4)	
有足夠時間處理子女成長過程中的需求	56(10.9)	318(61.6)	125(24.2)	17(3.3)	374(72.5)	10
有足夠心力處理子女成長過程中的需求	67(13.0)	344(66.7)	90(17.4)	15(2.9)	411(79.7)	8
有足夠能力來處理家中發生的事情	67(13.0)	364(70.5)	72(14.0)	13(2.5)	431(83.5)	5
有足夠時間來處理家中發生的事情	64(12.4)	353(68.4)	91(17.6)	8(1.6)	417(80.8)	7
有足夠心力來處理家中發生的事情	70(13.6)	375(72.7)	62(12.0)	9(1.7)	445(86.3)	4

問項	人數 (%)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非常同意與 同意累加	* 排名
有足夠能力來處理自己的問題		103(20.0)	350(67.8)	53(10.3)	10(1.9)	453(87.8)	2
有足夠時間來處理自己的問題		93(18.0)	353(68.4)	60(11.6)	10(1.9)	446(86.4)	3
有足夠心力來處理自己的問題		95(18.4)	366(70.9)	47(9.1)	8(1.6)	461(89.3)	1

(* 註：合併“非常同意”與“同意”2個選項之次數、百分比，並且依高低排序)

家庭共同進行儀式，包括宗教信仰與共同參與活動是連結家庭的重要媒介。研究結果發現，家中有宗教信仰者有 392 人 (76%)；與子女共同參與者有 373 人 (72.3%)，其中以家庭聚會、運動、戶外旅遊活動的屬性頻繁較高，不過也約占四成左右。換言之，雖有八成研究樣本與

子女共同參與活動，但是頻率不高。至於，在家庭凝聚力方面，有九成以上者皆表示家人彼此之間是相處愉快、能夠相互關心和支持。換言之，家庭成員之間的情感連結性是相當強（詳細資料請見表 6、表 7）。

表 6 研究樣本與子女共同參與活動之次數分配表 (n=373)

變項	頻率	經常	偶爾	很少	沒有	經常與 偶爾累加	* 排名
宗教活動		38(10.2)	67(18.0)	74(19.8)	194(52.0)	105(28.2)	5
家庭聚會		44(11.8)	105(28.2)	133(35.7)	91(24.4)	149(40.0)	1
戶外旅遊活動		36(9.7)	107(28.7)	131(35.1)	99(26.5)	143(38.4)	3
運動		49(13.1)	97(26.0)	94(25.2)	133(35.7)	146(39.1)	2
文化活動		16(4.3)	96(25.7)	102(27.3)	159(42.6)	112(30.0)	4

(* 註：合併“經常”與“偶爾”2個選項之次數、百分比，並且依高低排序)

表 7 研究樣本家庭凝聚力之次數分配表

問項	人數 (%)	非常同意	同意	不同意	非常不同意	非常同意與 同意累加	* 排名
家人彼此之間的相處情形是愉快的		125(24.2)	362 (70.2)	26(5.0)	3(0.6)	487(94.4)	2
家人彼此之間能夠相互關心		137(26.6)	361(70.0)	15(2.9)	3(0.6)	498(96.6)	1
家人彼此之間的關係比起外人密切		145(28.1)	341(66.1)	26(5.0)	4(0.8)	486(94.2)	3
家中遇到重大事件時，家人都相互支持		138(26.7)	348(67.4)	28(5.4)	2(0.4)	486(94.1)	4
家中每個人都可對家裡重要決定表示意見		121(23.4)	339(65.7)	51(9.9)	5(1.0)	460(89.1)	5
問題出現時家人會彼此妥協		91(17.6)	334(64.7)	85(16.5)	6(1.2)	425(82.3)	

三、家庭外在環境給予的支持

家庭外在環境給予的支持，包括有來自非正式與正式支持系統給予的愛、訊息、財物、服務等社會支持，其中愛係指給予關心和陪伴，訊息是指生活和子女成長資訊，財物是提供金錢和生活物品，服務是協助家務和家人照顧。首先，在非正式支持系統方面，研究樣本較常往來的對象是原生家庭的親人、父母親，其次是朋友，而往來頻率最低的對象是姻親之親人。在與非正式支持系統來往互動過程中，研究樣本所獲得支持是以愛的社會支持頻率最高，具體的財物與實質服務最低。在與正式支持系統—民間團體互動方面，家長本身有參加民間團體之相關活動者，僅有 144 人（27.9%），不到三成，

參加的屬性是以宗教、慈善、教育性居多；子女有參加民間團體之相關活動者，比例較高，有 220 人（42.6%），參加的屬性是以體育、文化居多。在與民間團體互動過程中，所獲得的支持仍以愛的頻率最高，具體的財物與實質服務仍最低。另外，在與正式支持系統—政府單位互動方面，有 162 人（31.4%）具有低收入身分，有 85 人（16.5%）領有身心障礙手冊。在與政府單位互動過程中，所獲得的支持是以具體的財物頻率最高，以實質服務所獲得的頻率最低。不過，整體而言從外部環境所獲得的支持普遍不高。換言之，研究樣本存在於外部環境的復原力並不多（詳細資料請見表 8、表 9、表 10、表 11）。

表 8 研究樣本與非正式支持系統往來之次數分配表

對象 \ 人數 (%)	人數 (%)	排名
父母親	415(80.4)	2
原生家庭親人（父母親除外）	440(85.3)	1
姻親（含配偶之父母親）	161(31.2)	5
朋友（含同事、同學）	383(74.2)	3
鄰居	204(39.5)	4

表 9 研究樣本家庭與民間團體互動之次數分配表

對象 \ 人數 (%)	人數 (%)	排名
父母親	415(80.4)	2
原生家庭親人（父母親除外）	440(85.3)	1
姻親（含配偶之父母親）	161(31.2)	5
朋友（含同事、同學）	383(74.2)	3
鄰居	204(39.5)	4

表 10 研究樣本福利身分次數分配表

變 項	人數 (%)	變 項	人數 (%)
是否為低收入戶 (含中低收入戶)		家中是否有身心障礙手冊	
否	354(68.6)	沒有	431(83.5)
是	162(31.4)	有	85(16.5)
類別 (n=62)		等級 (n=85)	
一款	6(3.7)	極重度	6(7.1)
二款	42(25.9)	重度	19(22.4)
三款	69(42.6)	中度	25(29.4)
中低收入	45(27.8)	輕度	35(41.2)

表 11 家庭外部環境給予的社會支持之平均數、標準差 (n=516)

資源種類	非正式		正式—民間		正式—政府單位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愛	2.16	0.58	1.41	0.82	1.13	0.45
訊息	1.84	0.59	1.36	0.79	1.08	0.38
財物	1.45	0.44	1.11	0.38	1.55	0.66
服務	1.43	0.44	1.05	0.29	1.01	0.12
	($\bar{x}=1.72$; SD=0.41)		($\bar{x}=1.23$; SD=0.46)		($\bar{x}=1.19$; SD=0.30)	

(*註 1：平均數計算是包括沒有與此對象往來者，並且將其併入“沒有”之尺度。

*註 2：測量尺度 1 表示沒有；2 表示很少；3 表示偶爾；4 表示經常。)

由上述可發現，高雄市單親家庭之復原力較佳的情況是，單親家庭家長能以幽默和樂觀的態度來面對問題，並且有勇氣面對自己是單親者，願意學習解決問題技巧；家庭之內部家長自我問題處理能力佳，以及家庭凝聚力強，家庭成員彼此關心；可以獲得家庭外部環境中非正式支持系統給予較高頻率的關心和陪伴。至於家庭復原力較弱的情形是，約三成左右單親家長的身體健康不佳、無法適度的情緒表達，以及對自己不具信心、對未來缺乏目標；家庭內部經濟資源不足，無法滿足子女補習、課後安親、家庭之休閒所需，較

無能力來處理子女成長過程中的需求，以及家長與子女共同參與活動頻率偏差；家庭外部環境給予的具體財物和實質服務偏少。

四、高雄市單親家庭福利服務的現況與分析

在現行的中央法規中，並無針對單親家庭設置單一的法規，大多散置在相關的法令中。然而，高雄市政府為能積極推展單親家庭福利服務，並且能夠有法源依據，在民國 87 年訂正了「高雄市單親家庭扶助自治條例」，並且分別在民國 89

年、90 年進行 2 次的修訂。高雄市單親家庭扶助自治條例共 16 條，其內容主要說明立法之精神、執行單位、單親家庭條件、中低收入界定、單親家庭扶助項目範圍，以及扶助項目之內容。其中，高雄市單親家庭扶助自治條例的立法精神是協助單親家庭自立，改善其生活環境；扶助項目範圍包括了經濟生活支助、子女照顧、就業服務、醫療補助、居住生活支助、生活適應輔導及諮詢服務等 7 項。

截至目前為止，在上述 7 項的扶助範圍內皆有推出具體的服務措施與方案，以下分項說明之：(一)經濟生活支助：已陸續推出了中低收入單親家庭的緊急生活扶助、子女生活津貼、法律訴訟補助、心理輔導治療補助。(二)子女照顧：提供了中低收入的托育津貼補助、子女教育補助、課業輔導及課後照顧。(三)就業服務：就業媒合服務。(四)醫療補助：中低收入 6 歲以下子女全民健保醫療補助、傷病醫療補助。(五)居住生活支助：開辦三處母子家園及一處親子家園，協助單親家庭短期租屋服務。(六)生活適應輔導：透過民間團體推出的心靈、親職講座，並辦理成長、互助團體，協助其建立支持網絡。另外，辦理「高雄市單親個案管理服務」，積極透過資源的開發與連結，協助單親家庭渡過生活困境，設有單親家庭服務中心，針對單親家庭及子女設計相關生活適應活動。(七)諮詢服務：設有婦女福利服務中心、單親家庭服務中心，提供法律及單親福利諮詢、親職、及托育等方面諮詢，並且進行相關福利服務宣導。除上述 7 項之外，為

能積極協助單親婦女能夠對自己人力資本的培育，在民國 93 年開始，推出了「窗外有藍天——單親婦女人力培訓進修補助」，給予學費和子女臨托費用補助。

仔細分析高雄市單親家庭扶助自治條例所含括的福利服務項目，以及現階段所推出的福利服務措施和方案之屬性，可發現津貼補助較多，生活適應資訊次之，具體服務較少。然而，整體上高雄市單親家庭福利服務是相當完善，滿足了單親家庭一些重要的需求，如子女生活津貼、子女托育津貼、母子和親子家園、心靈成長講座和團體……等。另外，亦有一些服務方案具有增強其內部復原力的精神，如「窗外有藍天——單親婦女人力培訓進修補助」、親職成長團體。不過，因為福利服務津貼補助占多數對單親家庭復原力發展亦較能著力在經濟資源補充。因此，若要順應思考典範的改變——以復原力觀點為基礎，以相關服務的提供，來增強和發展家庭本身的能量，如家人之間的連結、家庭組織型態的彈性、家庭解決問題能力或是抗壓性，則必須增強或調整一些福利服務。

首先，要增加更多的家庭諮商輔導、或是團體成長互助團體等機制，來協助單親家長找到對自己信心和對未來生涯的規劃，並學習分享痛苦情緒的能力。第二，透過醫療資源的整合，協助單親家庭家長進行身體健康的強化與維護。第三，結合社區兒童少年社區照顧資源，提供單親家庭子女的課後安親與課後輔導之實質服務，以補充家庭經濟資源不足。第四，深入瞭解單親家庭親職功能之現況與限制，

以個別諮詢、講座、親子活動等多元文化的方式，提昇單親家庭家長對子女成長需求和過程的瞭解。第五，定期舉辦單親家庭的休閒服務活動，提供親子共同參與活動的機會，以促進家庭成員之間情感的連結。第六，因應單親家庭照顧人力不足，可透過居家服務之提供，補強其家務工作和子女照顧之能力。

肆、結 語

復原力最大的特質是相信不論是那一個人或家庭其本身都具有一些資源和能量，來面對生活的困境和危機。因此，以復原力為基礎的服務，主要的目的是協助個人或家庭努力的發掘本身的資源與能量，並且透過相關福利服務的提供，協助其能更進一步的培養、發展、增進復原力。依據相關的文獻與研究結果，可瞭解單親家庭之本身在單親家長個人、家庭內部整體系統、家庭外部整體系統都存在一些復原力，而這些復原力使家庭能夠因應挫折、困境、壓力。不過，有時因為家庭復原力的現況和增加情形是跟不上家庭需

求、外在環境的改變，而影響家庭功能無法充分發揮，此時就必須外在資源積極的介入。然而，為了避免單親家庭陷入危機或困境的情形，以復原力為出發點的福利服務則是在平時就應能協助單親家庭培養自我充權的能力，如發展對未來的信心、保持家庭組織型態的彈性、學習不同問題解決技巧、維繫家庭成員之間的連結、建立互助支持網絡。如此一來，福利服務不應只是解決當前的問題，並且是具有預防效果。以高雄市為例，則期望未來在修訂相關的福利措施時，可以復原力觀點為基礎，增加多元文化及更深入的實質性服務，來發掘、發現、培養單親家庭的復原力，使福利服務具有解決與預防的雙重效果。

（本文作者現為屏東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本文部分資料係取材自高雄市政府委託作者之「高雄市單親家庭之家庭資源研究」，研究期間感謝洪富峰局長、許釗涓副局長、陳桂英科長、盧麗卿股長、劉蕙雯、劉慧梅科員之協助。）

參考文獻

- 內政部統計處（2004）內政統計資訊服務網 Web address：<http://www.moi.gov.tw/stat/index.asp>
- 行政院主計處（2004）近十年家庭組織型態概況。Web address：<http://www.dgbase.gov.tw/dgbas03/bs3/analyse/new93032.htm>
- 彭淑華（2003）建構單親家庭支持系統之研究。台北：內政部社會司。
- Allison, S., Stacey, K. Dadds, V., Roger, L. Wood, A. & Martin, G. (2003). What the family

- brings: gathering evidence for strengths-based work.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25(3), p263-284.
- Cohen, O., Slonim, I., Finzi, R. & Leichtertritt, R. D. (2002). Family Resilience: Israeli Mothers' Perspective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30, p173-187.
- Ganong, L. H., & Coleman, M.(2002). Family Resilience in multiple context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4, p346-348.
- Greeff, A. P. & Human B. (2004). Resilience in Families in Which a Parent has Died.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Family Therapy*, 32, p27-42.
- Greeff, A. P. & Ritman I. N.(2005). Individual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resilience in single-parent families. *Psychological Reports*, 93(3), p36-42.
- Jew, C., Green, K. E. & Kroger, J. (1999).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measure of resiliency. *Measurement and Evaluation in counseling ad development*, 32(2), p75-89.
- Konrad, K., & Bronson, J. (1997). Handling difficult times and learning resiliency. *A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Proceedings*, p188-198.
- Lambie, R. A., Leone, S., & Martin, C. K. (1998). Fostering resilience in children and youth .*Counsel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30(8), p1-18.
- McCubbin, H. I., McCubbin, M. A., Thompson, A. I., Han, S., & Allen, C. T. (1997). Families under stress: what makes them resilient. *Journal of Family and Consumer Sciences*, 89, p2-11.
- McCubbin, H. I., Thompson A. I. & McCubbin, M. A. (1996). Family assessment: resiliency, coping and adaptation-inventorie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 Madison, WI: Univer. of Wisconsin.
- McCubbin, H. I. & McCubbin, M. A. (1988). Typologies of resilient families: Emerging roles of social class and ethnicity. *Family Realties*, 37, p247-254.
- Patterson, J. M. (2002). Integrating family resilience and family stress theor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64, p349-360.
- Schwartz, R.(1997). Don't look back. *Family Therapy Networker*, p40-47.
- Walsh, F. (1998). *Strengthening family resilience*.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 Walsh, F. (2002). A family resilience framework: innovative practice applications. *Families Relations*, 51, p130-137.